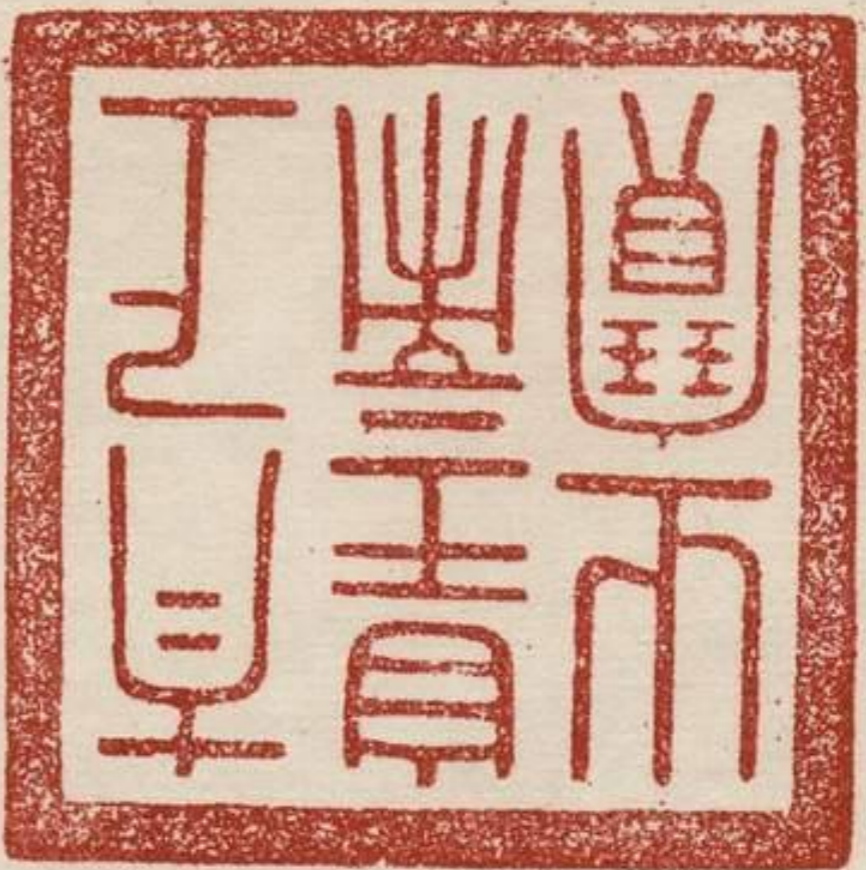


童溪王先生易傳

五



三離下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易之立卦其命名取象也蓋亦各有所指矣鼎有鼎之象井有井之象大過有棟橈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若此類者遠取諸物而然也艮有背之象頤有頤之象噬嗑有頤中有物之象若此類者近取諸身而然也頤之成卦上艮而下震上下一剛中存四陰外實而內虛頤之象也而噬嗑則上離而下震上下亦剛中存三陰亦頤之象也九四以一剛間乎其間此則頤中有物之象矣夫頤而中虛則无事於噬而自噬也頤中有物則頤中為之問塞苟不致齒頰之餘力而噬以決之烏得而噬邪故噬已則噬嗑則頤中之問塞通矣此噬嗑之所以亨也夫古今天下天地之內朝廷之間鄉黨閭門之際所謂強梗讒賊朋邪怨隙蓋未嘗无是也而能使上下不安志意不通事勢乖隔彼此齟齬而至於不合者此所謂頤中之有物也苟噬而去之若齒之決物焉則強梗去讒賊息朋邪遠怨隙消向之不合者合矣夫何往而不亨耶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此又即爻與卦與象以明噬嗑之所以亨也夫噬嗑以決間塞施之有政則用獄之道也用獄之道莫先於辨曲直析是非故其爻也則三剛三柔相間而不相雜此所謂剛柔分也剛柔有所分則是非析而曲直辨矣由是動五之威而明五之罰雷動而電明兩者相合以為用而章章乎宇宙之間矣故其在卦也則震動而離明其在象也則震雷而離電此所謂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也然則雷電相合即噬嗑之象也相合而章即噬嗑之所謂亨也雖然用獄之道在乎威明之並用而能用是威明使威而不至於暴明而不至於察者惟仁厚之至為然此六五柔得中而上行所以為用獄之利也夫柔而得中則其與仁柔不斷者亦異矣

所謂上行則以此柔中而行乎上也夫五君位也惟剛健中正足以當之今也以柔居之不當位也然雖不當位當噬嗑之時而施之用獄則莫若柔而得中之為利也故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臯陶之稱舜也而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且有及於好生之德洽民心之說夫曰簡曰寬曰好生此柔德也然必曰罔愆云者此柔得中也故其效至於民无有司之犯焉夫孰以處帝之位而不當於用柔以議帝也哉故曰當噬嗑之時而施之用獄則莫若柔而得中之為利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震雷離電二者相合以致威明之用噬嗑之象也彖所謂雷電合而章是也噬嗑利用獄故以明罰勅法為言夫罰有輕重故欲其明明其罰則曉然以有示所以效電之明也勅如勅命之勅勅其法則動之於上而下莫敢不震所以法雷之動也夫推曉然以有示則上无濫罰矣動之於上而下莫敢

不震則下无玩法矣此先王所以為善法夫雷電之象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噬嗑用獄之時也故六爻皆言用獄之事初九用獄之初也故於小人過惡方騁之初禁之使不行而有履校滅趾之象趾在下而有行之物也校用獄之具也施校於其趾猶趾之納履焉則趾以校滅雖欲縱意以往得乎滅趾謂滅沒其趾見校而不見趾也夫有以禁其行於過惡方騁之初此係辟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故能使之補過而无咎

六二噬膚滅臯无咎象曰噬膚滅臯乘剛也

服人之道莫尚於中正六二居中得正其道固足以服人矣而又下乘初九之剛剛柔相濟資諸人以為助故當去惡之時刑人極易服而有噬膚之象焉夫噬嗑齒人之肌膚則有以切中乎人者矣而噬之之深又至滅沒其臯焉豈亦二之過歟曰六二中正非過也天下之罪惡固有所謂不可赦者故

君子痛以待之在己不以為慘在人亦不以為怨又况資諸人以為助而與衆治之豈其過歟故雖噬膚滅臯也而曰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之視六二非所謂中且正者也又非四之剛且直者也故其道不足以服人而且无六二六五乘剛之助則其所噬也視諸爻獨為難焉故曰噬腊肉遇毒夫禽獸全乾者謂之腊噬之最難者也腊肉既難噬而以六三噬之則遭其傷毒也必矣何者六三之才有所不足故也當去惡之時刑人而人不服必欲服之力既不勝則未有不為之傷害者也雖然此小有所吝也而亦无咎何也曰六三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免於噬之之難此所謂小吝也然當去惡之時而務為去惡之事夫豈過舉此所謂无咎也特以六居三自處不當故至於遇毒亦其勢然也若六三者其能因時任責志有餘而才不足者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以二卦言之則九四頤中之物也所以為強梗者也以六爻言之則九四剛直之才也所以去強梗者也易之取義其不一如是哉夫肉之附骨者謂之肺而又乾焉亦最難噬者也此之腊肉亦其類也然二之於腊肉則遇毒而四之於乾肺則无是患者剛柔之才異也故曰得金矢金矢剛直之才也以剛直之才而施之乾肺宜其无六三遇毒之患也夫暴悍強梗之在天下固非易服之也亦非難服之也服之有其道則雖難而易九四之乾肺是也苟无其道則其所謂難者信乎其難矣此六三之於腊肉所以遇毒也雖然九四之得金矢固有得矣而其所以不足者正也故戒之以利艱貞吉謂其以剛居柔知艱難以自守而不輕用其剛焉則吉也夫惟四之所不足者正也故曰未光也此其所以利於艱貞則吉也易之為君子謀也蓋如此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操利勢挾人謀當去惡之時比之諸爻宜若易然故曰噬乾肉肉雖乾矣然其視腊肉乾肺則亦固有間矣夫五之去惡如此其易者以其得位得人故也故曰得黃金黃金中色也金剛物也六五躬柔而居中居柔中爲得位躬柔而四以剛輔之又爲得人也此所謂得黃金也雖然六五之得黃金亦固有得矣而其所以不足者亦正也蓋四則以剛而居柔而五則以柔而居剛其爲不正一也四既以利艱貞而後爲吉則五之欲无咎也可不於正而知所厲乎夫惟五之所不足者正也苟知自警言而以危厲自守則當去惡之時柔既得中而又得剛德之助焉則凡其所得无不皆當以此去惡夫何咎之有哉故曰貞厲无咎得當也然此既曰得當也而彖乃曰雖不當位何也曰雖不當位云者謂其以六居五也得當云者謂其得位得人也其所指異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九用獄之終也世之小人其於罪惡稔積既極若將終身焉此豈復有改悔之冀歟原其所以然則亦非有他也蓋不聰之過也故何之校焉以校滅其耳責其有耳之形无耳之用也夫耳者所以納声聽受之具也其形存其用亡罪大惡積陷于凶而不知聰之不明孰甚焉故校以滅之謂終塞之也係辭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蓋甚之也

三離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昔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夫文與質非二物也有是質必有是文蓋亦表裏之符不可強有而亦不可強无之也故子貢於此得以謂之文猶

質也質猶文也猶之曰文與質二名也其實一物也故設諭曰此虎豹也則其鞞必虎豹也此犬羊也則其鞞亦犬羊也故虎豹之鞞與犬羊之鞞二鞞也而其實則一理也所謂一理云者預其質如何耳而文則稱是故也程曰理必有對待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貴者飾也天下之物其文見於所飾者莫昭於天之文又莫大於人之文故貴之爻有所謂剛柔相爲往來之旨聖人則曰此天之文也貴之卦有所謂離明艮止之旨聖人又曰此人之文也夫貴之所以身者以六二之柔來而文初九九三之剛故也離本乾躰也坤再索於乾以成離故曰柔來而文剛此非世儒所謂坤之上六來居二位也所謂小利有攸往者分上九之剛上而文六四六五之柔故也艮本坤躰也乾三索於坤以成艮故曰分剛上而文柔此非世儒所謂乾之九二之剛往居上位也夫柔

來而文剛則剛矣而有柔故剛有所濟而貴之所以身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矣而有剛故柔有所附而小者利於往剛柔相文聖人謂是爲天之文豈不曰日月之晦明星辰之運動雲霓之合散凡致飾乎上者無非天之文也然其所以分而爲晝夜亦變而爲寒暑積而爲歲時其能外是剛柔相文之旨乎不能也離以明而處乎下則是以明而爲文也文而明則无不足之文艮以止而處乎上則是以止而爲文也文而止則无或過之文明止相文聖人謂是爲人之文亦豈不曰父子之有仁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禮凡致飾乎下者无非人之文也然其所以嚴而爲尊卑辨而爲貴賤別而爲小大其能外是明止相文之旨乎不能也雖然貴六爻與二躰之用所謂天與人之文不可揜也如此奉夫理人以斯文爲已任者又在乎觀文之主焉何則在天固有是文也不有以觀之則天下之化无自而成曰觀云者固非騁其智任其巧以

增益遷就之也因其理之自然而我无拂焉尔故夫因其在天者以求其變則陰既極而陽已生暑方徂而寒適至盈虛消息之有其期進退遲速之有其度凡變之非乎時者不容有所隱故於變而无不察此觀於天之文而有得也因其在人者以致其化則位乎上者使各由其道於其上位乎下者使各由其道於其下礼義廉恥以維其心中忠厚豈弟以陶其俗風化之行乎人也不容有所遺故化之而无不成此觀於人之文而有得也在昔所謂觀文之主吾於唐虞成周之際見之即夫曆象以授人時在璣衡以齊七政與夫致日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則變之在時也豈容有所隱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敷五典而五典克從與夫礼防樂防以合天地之化則化之在天下者豈容有所遺然則曰煥乎有文曰重華曰文明曰郁郁乎文後語貴文之盛全昆此將焉稽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止於上光明於下山下有火明有所止之象也夫賁者飾也賁飾之道豈能增其實也夫苟以文明為尚而不知有所止焉非賁飾之道也故君子之於庶政則欲致其明此明也於庶獄則无敢折之此止也蓋折獄之道不特苛察不賁辭飾惟其情實而已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車者所以飾其行也然可以車而車則以車為祭不可以車而車則車祗為辱利之上九君子得輿民所載也此可以車者也故車以為祭解之六二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此不可以車者也故車祗為辱賁之初九雖具陽德然居下位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夫趾在下而有行之物也今也賁吾之趾不以車而以徒則世俗以徒為辱而君子以徒為賁何者善之所在可車則車不可車則徒吾居下位以徒為賁者也豈可冒昧而不顧其義乎昔彭更曰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孟子所謂非其道，則初九所謂義非乘也。以爻應言之，則初應四義也。從二非義也。故舍近而之遠，舍易而即難。此舍車而徒之象。

六二貴其須象曰：貴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以一柔文二剛，初九舍二以即四，二與三俱无其應，故二之所貴者上隨夫三而已矣。六二柔而靜者也，其動也其止也，惟剛之是隨焉。猶之須也，其動與否，惟頤之是隨焉。得所附也。自三至上，外實而中虛，有頤之象。夫貴之道，非能增加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之，尔然。須之在人，亦豈外物也。血氣盛則蕃滋，血氣衰則減耗。蓋亦表裏之符。尔冠弁衣裳文章黼黻，所謂文也。君子服之，則隆殺等差各稱其德。人非君子，則雖有是服，不足敬也。詩人所謂彼纘其服是也。故曰：貴其須與上興也。若曰：視其躰質如何，尔猶之須也。上隨夫頤而已矣。其動與否不在我也。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貴飾之道在於以剛柔相文。相文是也。相文而非其道，則失之矣。六二六四以一柔而文九三之一剛，九三以一剛而文六二六四之二柔，在貴之時，其相文是也。然或至於非其道而相文焉。此所謂不正之交。君子不貴也。故曰：貴如濡如永貞，吉剛柔相貴，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此所謂貴如濡如也。然而相貴而或至失其正焉。此則貴之過也。故必以永貞而後言何者。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貴，不失正道，則吉於貴矣。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君子之於正道而無少玷缺，則誰敢與侮哉。故貴於九三，設永貞之戒而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於六四亦曰：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貴於永終之道，望此二爻者深矣。

六四貴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當貴之時隔於九三而未獲與初拒音故曰貴如皤如皤白也初動於下亦曰白馬皆未受貴之象也雖然白馬翰如則初之與四相即之志其疾如飛非為寇難之所隔則相親以相貴也久矣故曰匪寇婚媾夫四與初居相應之地初之剛動於下有翰如之疾皆三之所能隔故曰三无其應而四當其衝居可疑之位故曰六四當位疑也雖然四正也三亦正也其迹可疑而其實則匪它馬但當貴之時剛柔相比而有可疑之迹故尔若三與二皆見其應而近以相從如須之於頤焉則无可疑之迹也然三曰終莫與之陵也四曰終无尤也其能以正相比也

六五貴于立園束帛爻爻各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儉束帛者陰之性質朴者陰之才當貴飾之時以六居五儉朴之主也夫立園絲枲所自出之地也當此之時制度禮樂儉朴之主謙遜未遑也其所貴者立園之地而已尔此亦重本節用之意故束帛於此不得不爻爻也爻爻者委積之兒也夫此之所貴雖若各畜然海王庶百姓充實則亦由此而基焉故曰終吉而象曰有喜也漢至文帝雖已轉秦為漢矣制度未立禮樂未興故賈生太息之書有曰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故有定經制之請夫生於此時而請定經制則貴飾之道也而帝則謙遜未遑也然開藉親耕皇后親桑勸農之詔无歲无之敦本之風既行而殷富之效乃見則貴之六五之吉文帝以之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

進夫子既欲周之文矣又欲從先進之野何其從之之異歟
曰非異也監二代以為文即先進之禮樂故也禮樂之失也
其當周之末也魯之僭擬耶又重之以八佾雍徹與泰山之
事耶是故夫子欲反其本而未能也而有如用之則吾從先
進之說蓋傷其失也貴至也賤之極也賤則嫌於失
實故欲其無過飾之咎也必曰曰貴而後可所謂曰貴云者
非不受賁之謂也去其偽落其華使無勝質之文如所謂先
進禮樂之野是也夫所謂先進禮樂之野何也曰古者非不
知酒醴之美也而玄酒明水之尚非不知黼黻文繡之美也
而疏布之尚非不知莞簟之安也而蒲越彙稊之尚先進
之禮樂如此則何足以動蕩人之侈心歟夫惟不足以動蕩
人之侈心故其意在於著誠去偽使人知有所謂簡敬之所
在而不失其本真云尔及其末流也則質以文勝人有侈心
而元復反本此豈賁飾之初志歟故大禮必簡至敬无文賁
極反本飾无過咎而後上九之志始得矣夫上九之志得此
夫子所謂吾從先進者也

三三神上下利不利有攸往彖曰利利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
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利之成卦五陰而一陽陰始於始至於利而五陰盛剛為柔
之所利故曰利利也柔變剛也以時言之則柔變乎剛下利
乎上邪利乎正小人利君子之時也當是時也五陰既盛一
陽僅存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往亦何所利哉故曰不利有攸
往小人長也夫當小人道長之時既不利於有所往矣則順
時而知止乃能觀利之象也蓋利之象其下坤也其上艮也
坤順而艮止此順而止之之義也夫當小人道長之時苟不
知順時而止而強聒以有往則與小人立敵而至於隕身流
禍也必矣故易於此為君子謀則以觀象曉之而又以尚消
息盈虛戒之蓋處利之道然也夫有息必有消有盈必有虛

理之常也是理也天且葬違而况於人乎所貴於君子固當深知此理也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所謂命者即天之理也知天則知天理之所在矣故曉之以觀象云者欲其知天也戒之以消息盈虛云者欲其事天也凡此皆觀剝之道故也易之為君子謀也如此而東漢之季陰小得志賢人君子不知觀剝之象而尚夫消息盈虛之理方且以口舌與之爭鋒至使刑章逮捕駢首受戮而士類為之一空其能不為危言激論身處濁世而怨禍不及者惟一郭泰而止尔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者惟一申屠蟠而止尔故司馬溫公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高而地下其勢至不侔也今也山附於地則高者下矣此地剝之象也原其所以然蓋亦下不厚而高者頽址不安而高者危故也為人上者欲安其居而无傾危之患者則亦務厚乎下而已矣蓋下者上之本也務厚乎下則其本固矣未有基本既固而能剝者也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至謂是也初六剝床以凶也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牀者身之所安也以况則君子所處之位也小人之害君子也必先去其所處之位使之窮悴无所之也而後得肆其害焉故初則剝牀以足二則剝牀以辨四則剝牀以膚言蓋其叙然也夫牀之所賴以安者足也足之見剝則正者傾矣故曰蔑貞凶初六之陰剝始自下猶之牀足先見剝焉則君子之貞始見滅於此時矣滅云也蔑滅同義

六二剝牀以辨苞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陰之剝陽進至於二猶之剝牀自足而辨其勢愈上矣辨上下交際之地也夫牀之所賴以正者上下交際之地也辨復見剝則正者愈傾矣故亦曰苞貞凶當是時也使六二如六三焉則見與於上九之君子而小人之禍庶乎其未至於斯也惟其未有與也故小人无所顧忌而得以馴致其害焉此剝道之所以浸長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處衆陰之中獨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有輔上救亂之志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也故在剝之時爲无咎也夫處衆陰之中而能與上下衆陰相失獨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易於此可不以无咎與之乎與之以无咎者所以錄小人之善也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夫一言之當其人未必然也君子猶不以人廢之則當剝之時衆陰用事而六三獨於衆陰之中失其上下以與九協焉可无取乎程曰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六四剝牀以雷凶象曰剝牀以雷切近災也

六四卦之上躰也夫剝至六四已及上躰所謂雷也其切近於災莫此爲甚也君子之正至是而无可滅者故不云滅貞但云凶也夫小人之剝君子也始焉剝牀以足次焉剝牀以辨至於六三則雖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於剝爲无咎然剝道浸長亦末如之何也至六四則身及其害矣復何有所處之位乎小人之禍害吁可畏哉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羣陰之主君之位也在剝之時君道不可以剝故取下制羣陰爲義魚陰物也相羣於下流小人之象也五能下制羣陰使之駢然順序如貫魚然則是以小人之道待小人也故曰以宮人寵宮人嬪御侍使也所謂陰小之人也以宮人之寵寵之是以小人之道待小人也夫所謂待小人以小人

之道何也曰小人之志不過於希恩望寵而已苟惟時其錫予均其恩惠使之充滿其意而无缺望之心此待小人之道也夫小人之心所以易生尤怨者不以其道待之故也惟能以小人之道待小人故怨尤不生禍害不作此所謂无不利又曰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天地不可以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子當剝之時五陰既盛上九以一陽居衆陰之上而有碩果不食之象若存陽道也夫以一陽而居衆陰之上果之碩大者也果既碩大不剝而食諸者生育之萌正寄諸此者也墜地而復生則剝反爲復矣此復初九之一陽即剝之上九也君子得輿者以一陽而居衆陰之上而有衆民共戴之象此君子得輿也故曰民所載也衆陰在下而賴一陽之庇故又有室廬之象焉若夫剝道既終九復見剝則室廬壞矣小人无所庇其軀矣此乃自徹其庇之過也然則君子存則小人安君子去則小人禍若飛廉惡來趙高楊國忠之徒終亦自取禍敗尔故曰終不可用也然則君子亦何負於小人而小人亦何利於剝君子也



三三震下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之初九即剥之上九也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剥之上九雖居五陰之上其勢往而屈也此一陽之窮也復之初九雖居五陰之下其勢來而伸也此一陽之亨也故曰復亨剛反云者謂是剛也自剥之上反而為復之初此復之所以亨也動而順行則又合坤震二卦以明復之所以亨也夫震動而坤順剛既來反則陽動於下以順而行於上自此以往无非順理而動也夫如是則剛反為復陽降而入剛動以時陽升而出其出也其入也羣陰莫之能害故曰出入无疾夫復之一陽出入乎羣陰之中而羣陰莫之能害則其以朋類漸進而來又何咎乎程曰所謂咎者在陽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夫一陽始生至微也

易平

固未能勝乎羣陰以發生萬物也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一君子始進未盛也亦未能勝乎羣小人以利澤天下也必待衆君子之進然後能成澤民之功此一陽之復既出入而尤疾則其朋類之來自无咎矣夫陰生於午其卦為姤始陽之始消於陰也凡歷七變而後成復則陰陽消長之道反復迭至凡七日焉天之運行如是也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一陽既復則君子道長實自此始也故自復而往為臨為泰為大壯以至為乾孰禦之哉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夫一陽始長而天地發用之機實發於此時故萬物之生布在天地者皆天地發用之功也而發用之機則實係於復之一陽此所謂天地之心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曰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天地有无穷之用曰動與靜是也人皆知動也者天地之用也而不知靜也者乃所以養其動也夫當動而動動而不括此豈偶然而然也哉蓋有以養其動故尔雷在地中陽氣復於不動之地非不動也安靜以養之將以致不窮之用云尔先王順天之道故當至日一陽之始生也亦務安靜以養其動焉夫閔也者所以時其出入也於至日而閉閔焉則使商旅不行人君不巡省四方者凡以靜吾之動而仰順乎天道也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陽君子之道也復反善之義也九以陽剛居復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故曰不遠復謂其失也不遠而能復也王輔嗣所謂比復好先是也祇大也元亦大也夫有過則有悔初九之不遠復非无過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不貳過也故雖不免於有悔而无大悔矣夫既无大悔則其為吉也斯大矣蓋大吉之與大悔此二物也不可以相有故也夫

易學十一

聖人无復故於其身若无事於修不遠之復則所以修其身之不善者以復於善尔然其失者不遠而復焉此顏子之學也故夫子以此文予之而苾貝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止也六二震射震動也以六居二不動而止者也夫二之不動而止者何也曰知所止而止焉故也夫二何為而知所止也曰初九之君子修身居下而二比之此正六二之所宜親焉故也故六二當復之時以下仁為吉而謂之休復焉語曰汎愛眾而親仁初九之君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之人也而六二之於初九親而下之可謂知所止而止焉者也求之孔門則曾子之於顏子是也觀其嘗有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无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噫苦曾子非能下仁其能知斯人而友之乎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孟子曰人怕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復至六三再三之復也所謂怕過而能改也故曰頻復頻復之厲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也故曰无咎夫易之道在於知變聖人之於人不咎其有過也而咎其不能改過蓋所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也故六三之頻復不咎其怕過也而予其頻復雖然頻復未足于也必也知以危厲自警則虽頻而咎可无也不然復虽頻矣而復頻失咎何時而可无耶夫苟如此則失復善之義矣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復之六四即剥之六三也方其為剥也六三處五陰之中失上下以應上及其為復也六四行乎五陰之中獨復以應初此二爻者知賢識善如此其可以陰柔少之乎又可不謂之賢矣乎故嘗謂君子之在天下无所往而不可貴也方衆陰之剥陽也上九以一陽處一卦之外疑若失位也而六三能失

上下以應之故曰剥之无咎及剥之來復也初九以一陽處一卦之下疑若尚微也六二近而比之而曰下仁六四遠而應之而曰從道誠以道之所在可從而不可違也如此然則初九固賢也而六二之下之六四之從之可不謂之賢矣乎夫六四一爻遠應初九其在後世則揚子雲所謂晞顏之人也

六五窮復无悔象曰窮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博厚者地之德也五躋坤德而得尊位大中當復之時遠於剛陽之應窮自厚者也故曰窮復夫以自厚為德則求其在已者而已矣其與所謂下仁從道者又異矣蓋下仁從道之復資諸人者也而窮復之復則資諸已者也夫資諸已以為復而能自厚其德則无失之可指矣故曰无悔又不特无大悔而已也何也未嘗過乎中故也考稽也動稽諸中而未嘗過乎中焉非窮自厚者而能之乎故曰窮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曰自考云者以明窮復之復非資諸人而然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生自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在復之上而以陰柔之才居之陰則暗而无睹柔則懦而无從故於復則為迷也夫曰迷不者失道之謂也在上而失道則无適而非凶矣何謂无適而非凶曰有天之災有已之眚用之行師則終有大敗用於其國則為君之凶以至於十年之久終不能有所征往也凡此皆凶之目也夫復則合道今也於復而迷焉則與道相反矣烏得而不凶耶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上六在復之上而迷故易於此極言凡為君而在上者之道至此而有所反也其所以示後世在上者之戒也可謂詳且明矣

震下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合乾震以成卦乾天也震動也其動以天之謂也夫其動也以天動靜語默无非天理而人為无与焉此之所謂无妄也盖天下有自然之理純乎天而已矣天理所在不可以一毫私意妄加於其間哉所謂正也故在理則為正在人則為性在天則為命一也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謂初九也初九之剛乾一索於坤而得之是以為震而无妄之外躰又乾也則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震以初爻為主實在于无妄則內躰也故曰為主於內夫以九居初正也為主於內也得其正則无妄之大本立矣動而健謂震乾之用也剛中而應謂五之於二也夫无妄之本既立於內則由是而動動而不窮矣故健也苟无其本此妄也欲動而健得乎以九居五剛而中也九五以剛中在上而六二以柔中應之二五各得其正此又无妄之大躰也故曰大亨以正夫所謂无妄者正而已矣初九以是正立无妄之大本九五六二以是正成

无妄之大躰則當无妄之時致天下於无妄其爲亨也不亦
大乎此卦之德所以有曰元亨利貞也天命即天理循天之
理不以一毫人爲參焉則理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故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何也曰天道之與天命亦非二物也其在臨
也則言剛柔消長之理故曰天道无妄則言其動以天而人
爲不與焉故曰天命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夫初九九
五六二正也正則能大亨六三上九不正也不正則妄矣故有
眚災也六三所謂无妄之災上九所謂窮之災也是也夫以
正而往則亦何往而不利故初九云往吉六二云利有攸往
苟匪正焉則當无妄之世何所往而利哉故曰有眚又曰不
利又曰天命不祐甚哉匪正之爲害也然則正之所在而天
之祐常向焉而君子則曰此非天之我祐也吾自祐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万物

雷之爲物也其發聲也其收聲也必以其時故語物之行乎

天下而无妄者惟雷足以當之萬物之生固有所謂自然之
天因其自然之天而感發之者雷也故雷行於天下未嘗妄
發而物之洪纖高下隨其賦予而能各全其天者實自雷發
之故曰物與无妄以言天之發育萬物也以天而物亦因是
而全其天也先王之於萬物也亦豈能紊其自然之天矣乎
對无妄之時育无妄之物而已矣蓋天有是時吾非能先後
之也對而循之云尔物有是生吾非能加損之也育而成之
云尔夫是之謂无妄茂盛也朱子發曰不茂不足以育物不
對則妄矣如春母麋母郊夏母伐大木之類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震之主也初以震動之才而動於下在无妄之時而吉
於往者何也以九居初正也正則不妄矣夫以正而動則无
適而非正故曰无妄往吉而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河南曰
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理以

之臨人則人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畚耒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以六居二柔而靜者也靜則无事然六二實震躰也震動也又能動而有行焉靜而无事故有不耕獲不菑畚耒之象動而有行故又曰利有攸往謂以无事爲行故也夫耕獲菑畚耒雖有始終先後之異然均爲治田者之事六二靜而无事故曰不耕獲不菑畚耒猶之曰不耕不獲不菑不畚耒未始有事也然屬震躰而與九五居相應之地所謂以正相與者也以正相與則當无妄之時而尺无妄之用矣故曰利有攸往夫陰以得陽爲富知以无事自處而不知以正而往應於五此豈六二之欲富乎是必有攸往而後利也故象曰不耕獲未富也若六二者其能以無事而爲行也欤夫惟以无事爲行此无妄之尤者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

邑人災也

无妄之卦德曰元亨利貞其匪貞有眚六三以不正據六二正人之上而阻二五中二之應此妄人也故在无妄之時宜其有災也故曰无妄之災牛者具陰順之性六二以順爲正者也而上應九五牛之象也六三居前而阻之或係之牛也行人之得謂六二也邑人之災謂六三也二利有攸往故曰行人三居前而阻二故曰邑人然六二得順道而行无往而不利此得牛之象也六三以不正徒自取災尔由是觀之則禍福得喪之理盖亦无甚難明也特在正與不正之間尔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易以陰居陰以陽居陽則謂之正如初九六二九五是以陰居陽以陽居陰則謂之不正如六三九四上九是也然與其以陰居陽寧以陽居陰而剛柔小大之猶有其叙也則无妄之九四是也故可貞无咎猶之曰此非正也僅可爲正而

已不猶愈於六三矣乎夫正者人之性也人之性或至於失其正而妄者非性之罪也不能有是正之過也今也於正而未至於失而猶有所謂可正云者則亦知有是正而存之矣蓋是正也非外鑠我者也我固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此易之所予也故曰可貞无咎而象曰固有之也若固者其亦不失其正性也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嘗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刑罰不可妄施於人兵師不可妄加於下国刑罰而妄施於人則爲失刑兵師而妄加於下国則爲失師當无妄之世蓋亦處之以无妄而已矣夫苟不能自克己私而人欲以勝則天下生靈之禍自此始矣此无妄於九五而有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之戒也夫以九居五正也正則不妄彖所謂剛中而應大亨以正者謂九五也容有不知此乎曰以商之高宗史謂有德可高者也而傳說猶有惟甲

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之戒又况後世好大喜功之主如漢武帝唐太宗代不乏人也乎蓋有是疾而後試之以是藥則藥不爲妄无是疾而試之以是藥則妄矣武帝蓋嘗試是藥於夷狄矣太宗嘗試是藥於高麗矣皆无疾而藥而反以致憊者也欲有喜得乎其曰勿藥曰不可試云者蓋所以深著後世爲君者之戒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以剛過之才處无妄之極已既失正又欲進而不知止所謂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也故曰无妄行有眚无攸利夫以正而往則其往也必利初九六二是也已既失正居上窮之地猶不知止其能免災乎故无妄之世若上九者妄之極者也曰眚曰災眚即災也先儒謂在人曰眚在天曰災固有是說也今觀上九之爻贊以災釋眚則知災即眚也眚即災也天即人也人即天也

三三 賤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
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
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所畜之大也夫所畜之大者何也曰於己則畜德於人
則畜賢也故夫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畜德也剛上而
尚賢能止健此畜賢也然畜德也者畜賢之本也畜賢也者
畜德之效也夫苟已无是德則賢不我慕豈焉去之矣吾
能彼畜乎此大畜之彖其言畜德畜賢固自有次第也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此合乾艮之用以明人君之畜德也夫剛健
乾也篤實艮也輝光日新乾艮相得而不窮之用所由生也
乾不得艮則徒健而已矣艮不得乾則徒止而已矣夫惟剛
健篤實兩者相与爲用而輝光日新自此而不窮矣此人君
之畜德然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此則指上九之爻又合艮
乾之用以明人君之畜賢也夫上九以剛而在二卦之上此人

君尚賢之象也乾健之物也而處乎艮之下受止而不辭所
謂能止健也天下之人所謂賢而有德者人君則尚之尚之
者尊之也所謂健而有才者人君則止之止之者使之不吾
舍也非有以畜之而然欤此人君之畜賢然也大畜之卦德
曰大畜利貞至彖則推原卦德之所以然而以畜德畜賢而
兼釋之從而蔽之曰大正也者蓋言人君之畜德也而至於
輝光日新其畜賢也而至於尚賢而止健此非所畜之大而
得其正詎能至是乎故曰大正也此大畜利貞之本旨也不
家食吉養賢也此又言畜賢之義夫人君之所尚者則謂之
賢而所止者則謂之健合而言者皆賢者也蓋德之賢於人
者謂之賢而才之賢於人者亦謂之賢故也今夫賢者之不
家食而吉者非謂居天位食天祿一身之吉也天下之吉也天
下之吉係於養賢則挾天下之人才而与之共濟何所適而
不可故繼之曰利涉大川夫賢者之進退天意之從違也挾

天下之人才而與之共濟則天意之所在可知矣故曰應乎天也六五之君謙虛无我以下賢乾之九二居相應之地故有應乎天之說夫天高而在上也今也六五下應九二亦謂之應乎天以明天之理无乎不在也爲人君者不必求之天可也求之賢者則賢者即天也意此大畜之實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下之物所謂最大者天也今也在山之中以其蘊畜之大可知也夫前言往行耳目之所不接也君子於耳目之所不接者則多而識之考其跡以觀其用察其言以求其心而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皆在我矣夫德固我有也然我心之所同然者古人先得之即其所先得者而以畜成吾德則其所畜不亦大矣乎故曰性无内外也道无古今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之爲卦也艮止也而在上乾健也而在下彖所謂止健也初九當乾健之始而六四以陰止之陽方上進而見止於陰陰陽相持而其勢危矣故曰有厲雖然上下之勢不敵固也而又當止畜之時其可不知所止乎故其利在於已而不進也夫惟利於已而不進則不犯災危矣此所以示在下者輕進之戒也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小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而曰輿說輶四說其輶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亦曰輿說輶自說其輶也夫說人之輶與自說其輶語其勢之逆順蓋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失夫何尤乎程河南曰初與二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

畜時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在他卦則初九之於六四九二之於六五爲正應在大畜則以正應爲相止畜在他卦則九二之於上九爲敵應在大畜則以敵應爲同志而同於上進不復有相止之義也夫惟九三上九不復有相止之義也故三以剛健之才往而上進以與上合志而有良馬逐之象焉逐也乾爲良馬上九在上三以剛健之才從下而追之良馬逐也雖然九三之馬固良矣然其如剛過何故以利艱貞戒之蓋功正也所謂馬之良也苟不于剛過之是戒而惟良之是恃焉則泛軼之患不可謂无也夫戒之以利艱貞何說也曰閑輿衛是也是輿也方其在九二也嘗說其輻而不進矣非不進也其所以爲不進進者乃所以爲九三之進也則居此地者可不即前日既說之輿閑而衛之以致其戒乎夫如是則利有攸往矣此其所以與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夫四與五能以柔畜剛者由其自畜之道素施故也夫不能自畜安能畜人四之所以自畜之道何也曰以六居四順之至也夫惟順之至也故有牛象良爲少男故又曰童牛當止畜之時故又有童牛之牯之象夫童犢始角而加之牯焉則制其觝觸之性於其未發之時此自畜之道素施也惟能自畜斯能畜人矣故曰元吉元始也大也在他卦之爻則元吉云者或爲大吉在此卦六四則元吉云者猶之曰吉自此始云尔夫惟吉自此始則始能自畜終能畜人故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之所以自畜之道何也曰以六居五豮柔而御剛也夫惟豮柔而御剛故有豮豕之牙之象夫豕之不能自己其剛躁

之性則必以是牙爲物之害也當止畜之時若強制其牙則用力愈勞安能已其剛躁之性耶惟獮去其勢則牙雖存剛躁自已人君之自畜如此所以孚口也夫豕之有牙其剛在內獮去其勢則雖有剛利之具而不自用矣此以六居五之象也良爲黔喙之屬故取象於豕人君處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其權固非輕也若不能謙虛无我去其勢而不恃焉則已且不能自制其能勝億兆欲利之心乎故必去其勢若獮豕然則雖有是牙不爲物害矣故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有慶之視有喜則有小大之異何者其位異故也書之呂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夫穆王言刑而及於德而曰此一人之有慶而兆民之所賴也則六五之獮豕去其勢而馴其牙之效也易家曰攻其特而去之曰獮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彖曰剛上而尚賢則上九是也九以陽德而居五之上爲五所尚故能以身任天下羣才之責而尸大畜之功此所以有何天之衢之象天衢通顯之地也下之三陽由已上進故九三曰良馬逐又曰利有攸往又曰上合志也此賢者之道所以亨也故曰道大行也何如何校之何釋文曰梁武帝讀獮是也言以身任天下羣才之責當畜賢之時爲五所尚主張賢路賢者之得志莫成於斯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十二

